手心 205 蔡根槃

把書念好、念得越高，工作會比較好找，比較輕鬆，才不會像我做的那麼辛苦，打拼了大半輩子，卻沒有豐厚的積蓄。雖然賺起錢來比較辛苦，人不怕嘗試，就怕連試一次的勇氣都沒有。你說的每一句教誨，讓我謹記在心。從小你就是這麼跟我說。生在務農家庭，可以念的書不多，那時家中經濟不好過，你在我這個年紀就開始去當學徒拜師父學一技之長，以便好找一個穩定的工作，維持家計。在我腦海裡，你說過，當時如果可以到北部學作西裝的生意，闖一番事業，也許現在我們不會過得那麼辛苦。當夢想與麵包衝突時，現實的考量下，你選擇進入工廠當學徒棄置曾有過的夢想。

好幾年前，景氣不差，大家的日子好過，你也存了一筆錢，在家裡開了一間小工廠，一圓你的「頭家」夢，老闆和員工都由你一手包辦，開剛始的幾年，收入好，訂單接不完，可以月入數十萬，你喜歡跟我細數那段日子。只可惜好景不常，金融海嘯時，訂單越來越少，每個月僅夠基本的支出，沒有盈餘，抵不過一連串的骨牌效應，你費盡心血經營近十年的工廠，關門倒閉。留了十幾萬的債務，靠著變賣原本工廠裡的機械，還有當時工作時的器具，還清了大部分的債，我想這樣也好，以免你觸景傷情。看著自己經營工廠倒閉，是你內心深處最深切的痛。記得跟你一起去變賣機械的那天，我們來回跑了三四趟，每一次貨車上都是滿載著器具貨品，你拿給我變賣後的錢，我抱怨為什麼便賣的錢那麼少，買來十幾萬的機械器材，如今，只剩區區幾千塊的價值而已。「好幾年過去，時代一直在變，沒有什麼能改變歲月的摧殘，沒關係，今晚我們拿著這些錢，吃一頓大餐吧。」我的淚聲俱下，握著你的手，不禁靠在你懷裡難過了起來，彼時，我發現到那雙依靠全家支柱的手，結上一層又一層繭，已無法觸到手心上的肉，十幾年的歲月被繭一層層的堆砌覆蓋，手上還有蹣跚的燒燙傷疤，望著你的臉龐，時光無聲的走過，留下滄桑。「以後要當個可以支柱起全家的男人，獨當一面，坦然迎戰人生難題。」你勉強揚起微笑對我說。看著你，臉上不見容光煥發，伴著的是哀愁及落寞，卻沒有向命運認輸的念頭。話語烙印在我腦海裡，現在回過頭來，小時候不懂的悲傷，原來歲月都教會了我們。

小學的時候，有好幾次，全家一起出遊，回程深夜時，抵抗不過瞌睡蟲的糾纏，一覺到家。你能一肩將我和姊姊從睡夢中抱到床，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練就了一身健壯的臂膀，是挑起照顧家中老小責任的表徵。自國中畢業後，與鑄造業結下不解之緣，你這一條路一走就是三十個年頭。鑄造是將室溫中原為固態金屬，以一定的高溫融為液態，再倒入特定形狀的鑄模成形的加工方式，因構成鑄模的材料是沙，每回從你換下的衣物上總是沾上濕透的汗水與沙子。從我有印象以來，你從不怠惰、厭倦工作，而是勤奮努力，付出熱情。我明白你的工作內容，並不會比其他行業輕鬆，付出的勞力往往是跟收入不成正比的，使得我明白得來的每分錢是多少貨真價實的汗水和辛苦換來，維持我們每一樣生活所需，那是打從我自己內心悟出。工作常忙不過來，很小的時候，我就有幫忙的工作念頭，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一次，是體認不出你工作內容是多麼煎熬，讓人難受。在工廠裡，有著兩個加熱溶化金屬的大窯爐，最常用來融化的材料是鋁。每天下午一到，你準時會在中午過後，開始加熱一塊塊長狀銀白的鋁料，長達兩三小時。我常在五公尺遠就感受到高溫燃燒的熾熱感，灼熱空氣蔓延開來，而鋁在幾個小時的高溫燃燒，不再是固體時的銀白色，轉變成近如熾熱熔漿的橘紅色，達千度高溫。在陽光高漲的七月天，光是站在附近不到幾分鐘，任誰都會承受不了這樣的溫度。你熬過多年的光陰，高溫燒燙傷的危險，多少次險境嵌藏其中，每一次面對火熱的液態鋁料，你的心情是如何，掛念著我們嗎？每次見到你奮力用雙手提起燒燙過的鋁，那般專注的神情，我永遠不會忘記，我們是如此擔心你。

我逐漸踏入懂事的年紀後了解為什麼我們鮮少與叔伯嬸嬸往來，我索性回顧起孩提時的懵懂無知，那些連續劇中的情節，宛如曾從旁人闡述的故事一般平淡無奇，從你口中述說自小家庭失序，親兄弟姐妹在血氣方剛時，紛紛出走，心底築起一道無法橫越的鴻溝，同胞情誼，從此消失殆盡，家在歲月流逝中悄悄變質。起初生活，苦不堪言，剩你與年事已高的爺爺奮鬥，家中經濟來源，是你學得一技之長後，有了穩定的工作，得以改善，每天辛苦下班回到家，不是休息，而繼續幫忙家裡的農務，一連過了十幾年，終於結束那段慘澹的日子。所有家中的一切全靠你用大把青春光陰換來的，他們卻視為理所當然，毫無悔過。縱使他們再度回到這個不完整的家，聽不見過問長輩近況，只是回來要錢，夾帶了謾罵與責備，當家容不下一絲憐惜與關愛，那就什麼都不是了。每回歎惋你不幸的遭遇，我才悟透從頭到尾你是白白付出的人，問你是否埋怨過兒時的缺憾，你淡然的說：「一切都已經過去，也無法產生什麼改變。」

生長在一個有六個孩子的傳統大家庭，是家裡的么兒，從小到大，在沒有寵愛的環境下成長，而是一肩扛下所有照顧家的責任，你是我一輩子最敬佩的人，是教導我寬恕的父親。有一回，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飯，冬季來臨時，家裡的風總是特別大，依慣例停好車後，你向我們走來，我望著你的身影，光陰似箭，相片裡憶起年輕時的你，身形有多麼挺拔。風一吹，我依稀看見你的頭髮被風隨意吹起，瞬間滿頭的白髮就如同秘密般被揭開。十幾年過去，我才驚覺到，你，是真的老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我已經清楚的看到你滄桑的白髮。